

海外流散文学

壹

小说卷

海外流散文学

虹影著

那年纽约咖啡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那年纽约咖啡红

那年纽约

咖啡红

虹影 /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年纽约咖啡红/虹影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3

(海外流散文学丛书·小说卷)

ISBN 7-5306-3711-8

I. 那… II. 虹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67781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625 插页 2 字数 179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0 册 定价: 16.00 元

星序边缘

赵毅衡

中国文化,现在演变为文化中国。两个词倒换位置,就有一大堆新讲究:中国文化的地理疆域扩大到全世界。在美片欧书日潮韩流大举拥入中国时,我们看到各大洲都有中国人在用中文写文学,或用异国文字写中国。所谓“流散文学”,至少可以给多元文化做个开篇。

华文文学,是“文化中国”的文学。华文文学,与整个“文化中国”一样,分为三个区域。

第一区域,陆台港澳,是文化中国的核心社区,在那里,华文是正式语言,唯一的文化语言,华文文学创作以全社会为读者对象。第二区域,新马,一定程度上包括印尼泰国菲律宾,是文化中国的边缘社区。在这一带的“民族国家”成形过

程中,华人经过若干世纪的族群迁移形成特殊社区。华文是在一定范围内通行的常用语,有自己的出版社和读者群,虽然还要依靠核心文化社区。

第三个区域,真正的海外社区,是分散留居国外,侨居在全世界各地,尚在使用华文的华人。华文是某些人的文化选择,没有社会支持。文学的出版,读者与批评界的接受,基本上依靠核心社区。我们这套丛书,就是在文学的创作与接受之间做沟通。

因为与读者及批评家远隔,国内稿费与国外的消费不成比例,海外文学几乎是“抽屉文学”,写作时,没有想到发表。我们必须承认,这是纯之又纯的境界。这种境界是否产生更好的作品,要大家评断。但是在中国文学界普遍的名利喧嚣中,出现了一个异数。这些人,是瘾发难忍,才动笔写作。海外能以写作谋生的“专业作家”,据我知道,只有数得过来的几个人,还有不多的华文报纸编辑,算是“半专业”。

如此创作环境,应当是数量少,作品精。实际情况远非如此:海外文学,数量非常大。海外“积极写作者”,数量巨大,远远大过港澳新马,仅次于大陆和台湾。

而且,我们可以看到,年轻作家数量并不少,四十以下占大多数。很多人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没有未来,随着某一代老去,必然走向没落,这个看法没有根据。相反,我们可以看到,青年一代海外作家,比国内喧嚣一时的“新新人类”,成绩出色得多。

海外作家取得成绩的体裁依次是:杂文,散文,短篇小说,中长篇小说,诗歌,戏剧。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兴衰顺序,是当今任何文学共同的局面,但是,在海外序列间距更长。

散文与短篇小说的兴旺，与报纸副刊和网站大有关系：在屏幕上读长篇小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，一般网站把小说分成许多章节分开刊登。即使如此，读一部长篇依然很不容易。网络有各种好处，但是更加剧了短促特征。

几乎没有一个海外文化人不在散文上一试身手。有些人，在国内时，就是杰出的文体家，在海外，他们的艺术更为杰出。可惜，海外散文的特色，很少看到总结。往往是那些没有任何文学意图，也少文学价值的“报告文学”，被包装炒作，获得核心区读者的注意。

因此，我们编这套书，心目中的读者，是那些不满足于“曼哈顿的中国女人”，或是“9·11婚礼”的人。

现在我写这几句话，正气凛然。当初起编这套丛书的念头，却只是想介绍一些好作家。“逢人说项斯”，是我一生难改的旧习。读到一个好作家，就想让人人分享。尤其是寓居海外的作家，国内同胞有意无意忽视，“茶凉主义”，似为人情之常。所以我只能有意多谈谈海外文学。

欧美另类艺术界持久不散的先锋色彩，无可避免会对作家产生影响：破裂和模糊，似乎是作品本体性的存在方式——没有任何整合力量，既没有生活的细节“真实”，也没有价值观的任何合一。不管海外作家个人风格有多少差异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：几乎无一例外苦于精神价值上的两难之境：中国文化与异国生活之间，物质求新与精神恋旧之间的尖锐冲突，使生存的异化，转化为灵魂的异化。

海外作家的确缺乏在国内时的“社会责任感”，他们没有强烈的济世精神。他们不可能自我脱离到历史之外，只要他们仍然在汉语中开掘，他们就是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。但是，

如果他们也是历史(中国当代文化史)的一部分,这个历史的具体进程离他们太远,很难有参与感。海外作家的心路历程,可能是悬崖边上的舞蹈。

因此,从某种意义上说,人格分裂是海外作家的命运:他们离开了中国,却没有能够离开中国文化,他们无法再全身心献给语言艺术,却又更加珍视自己的艺术生命。

这样的生存境况,不是很值得羡慕。但是写作完全没有实际目的,哲人认为这是艺术的本来面目。如果真是如此,那么海外中文作家,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境地?

2003.12.11于伦敦

虹影在这批作家中,情况比较特殊。海外华文文学作家,能常年靠写作谋生的,恐怕只有高行健,严歌苓,虹影三人。这一套丛书,有虹影的一本小说集,主要是中篇《那年纽约咖啡红》。那是一篇有意逞奇斗怪想象狂飞的“未来小说”。乌托邦小说,在中国一直不发达,20世纪初曾经大兴旺,此后就断了种。对预言的种种顾忌尚在其次,问题在于中国一直在实践某种乌托邦,也就是说,中国人的精神“此在”,就靠预支未来在支撑。到今天,中国小说家一直不会或不愿想象未来。虹影别具一格的实验,或许是在出产《格列佛游记》的民族中,渐渐熏陶所得。

选入此集的小说都是我近年来写海外生活的中短篇，尤其是《那年纽约咖啡红》，最近编选时我再次修改，因为看重，着色极多。海外生活十一年，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——那是另一个世界，我在那世界里沉浮，辛酸冷暖自知。

在文学作品上，我是个花花心，总是变来变去，一直叫我保持倾心的是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，前者《禁色》写同性恋，后者《雪国》令我对日本文学另眼相看。

写作从来就没有生活本身精彩，但生活不如写作随心所欲。写作对我是进行命运的革命，杀死旧我，同时也是自救之途，是疗伤，是寻找同路人，那爱我之人。我说过我是为女性写作，我也说过我是为爱情写作，让仇恨离开我们。

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一些充满情调的故事,并相继地模仿,是好事。我们生在六十年代的人,没有他们幸运,当时梳一个有样式的头发、头上戴一朵野花都会遭到指责。模仿也未尝不可,就要看模仿的新意。

写小说只需要一张纸和一支笔,无本生意。所以西方人一读到哈里·波特,人人就想这是一个赚钱的好路子,但成功的只有一人。天堂再大,也容不下这么多的人。

要成为一个作家,一个好作家,关键还得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、知识面、一些基本的写作训练。需要独处,要能吃苦,说到最终,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,得关起门来做事。至于说受影响,当然,作家与作家之间就是看谁有本领“接受影响”,谁“领受”本领高,就是悟性高。

有评者说我的小说里几乎都看不到我,也有朋友说我的小说都是我自己的生活。说者有说的权利,听者有听的选择。在此我只能说《饥饿的女儿》是正面侧面都是我自己。那么我的中短篇呢,即使你在我的某一篇作品里看不到我,或许我也会在你四周游荡,我们或相遇,或保持距离,进行某种交流。



二〇〇三年夏

▶▶ 自序001

001 岔路上消失的女人

▶ 地铁站台014

020 那年纽约咖啡红

▶ 飞翔127

147 摘一株风信子

▶ 翩翩153

159 登楼

▶ 蛋黄蛋白166

183 一镑钱的考验

001

目录

▶ 一夜186

190 逃出爱的罗网

▶ 暑假194

198 日子

▶ 曾经,邮戳是这样盖的205

脏手指·瓶盖子214

▶ 231 奔丧

▶▶ 终于敢做失败者

——虹影答《北京青年报》记者吴菲问255

岔路上消失的女人

他沉默地和马克握了握手，在沙发上坐下。咖啡桌有个镜框，是马克和林奈特头挤在一起的照片。他的眼光从马克脸上的笑容掠到林奈特诱人的嘴唇，他感到马克正怪异地朝他看。

“你来一杯？”马克坐在他对面，倒了一杯威士忌。

他发现马克胡子大约两天没刮了，头发乱糟糟，血丝充斥他的蓝眼睛，上衣缺了一枚纽扣。这副模样叫他难以决定采取一种什么态度与他谈话。他回答着，“好的，兑上矿泉水的吧！但你少喝点。”马克身上浓烈的酒味，使房间里的空气浑浊，一盏吊灯低垂，像张惨白的脸对着他俩。

“无所谓。”马克脱掉上衣，“喝不喝都一样，人生有多少能放心喝酒的日子。”

听这样的话，真让人难受。人到这时候，总没完没了的说，怎么初次见面，怎么一见钟情，怎么堕入情网难以自拔等等，心理医生每小时收五十美元，无非是硬着头皮由你从头痛，颠三倒四，反反复复。

可马克开场却说，“我们吵了已有近半年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尽量平淡地回应，好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
“我想有孩子，想结婚。”马克脸并不朝向他，“你可能笑我性急。这里很少有人在社会上立足之前结婚的。但我不同，我觉得已经稳定了。”

他相信这点，虽然还没有拿到学位，马克却是一个特殊人物。马克在商学院主攻保险计算，这是美国最吃香的专业，既要有数字的精确，又要有投资家的眼力，马克为此设计的计算机模式程序，几家大公司早就瞩目，抢着给他全额资助，条件只有一个，毕业后优先考虑到本公司工作，就事业而言，马克是典型的雅皮士，注定的社会精英，他有权要求过他自己想过的生活。

“我不能让她从我的手指缝溜走。”马克问，“你们中国知识分子最向往的不就是‘粉红的衣袖，再插一支香，在那读书的晚上’，是吗？”

“有这么一码事。”他咕哝着说。

“有比林奈特更合适的东方美人陪着读书的吗？”马克又问。

“确实没有。”他说。

“两星期前我把她的避孕药扔了，她生了气，一直不让我

碰她,还说要离开我。你们中国女人不是最喜欢家庭和孩子吗?”

“人和人不一样。”他答道。

马克沉默了,又喝了一口酒,身子往后一仰,闭上了眼睛。

他觉得马克的身体在微微颤抖,他看得出马克是在抑制自己的泪水。厚厚的窗帘映出加利福尼亚的黄昏,阳光还是那么灿烂、美丽。街上的汽车声隐隐传来,像一个在阳光下轻轻打鼾的梦游者。

那是三天前的深夜,他正去开冰箱取一杯饮料,准备继续写他的论文。铃声响了,他看了下表十二点半。星期天是他的苦修日,哪个苦于异国寂寞的朋友,在这时候找他解闷?

打电话的却是柏克利警察局。

“听说你是林奈特·李小姐的朋友。”

“认识吧,”他说,“有什么事?”

“昨天上午李小姐在圣巴勃罗水库附近的山上跑步,最后一人看见她是上午十点二十分,此后就没人见过她,你能提供线索吗?”

“我好多天没见到她了。”他说。美国警察常常小题大做,大题不做。“确切地说,有大半个月了。”周末找一个女孩子,无事生非,自寻烦恼,他想。

“你能建议我们再与谁接触吗?这事看起来很严重,我们希望所有人的合作。”

他顿了一下,他不喜欢谈朋友的事,尤其对警察,但这个警察的声音听来很严肃。

那
个
时
候
红

004

“好吧。”他说，“不妨问一下马克·布莱德雷。他可能知道。”他老大不情愿地说。

“布莱德雷先生是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。昨天下午他来报警，布莱德雷先生一直在找林奈特·李小姐。”

“哦，老天！”他夸张地叫了一声，心里却不以为然，这个马克似乎是个挺能沉住气的人，跟女朋友打闹斗气，报警干什么？“我能做什么呢？”

“等一下，布莱德雷先生就在这里，他想跟你说话。”

“林奈特不见了。”传来马克疲倦的声音，“昨天我们一起在山上跑步——”

他知道马克已重复过许多遍，真不想让他再重复一次，虽然他急于知道马克怎么说。

“我们按她的电话本一个个全打了，你还知道哪些中国朋友有可能提供消息？”

他的中国名字拼音字母排列在电话本最后一页，马克恐怕真全打遍了。

“这样，”马克说，“警方同意我们做一次搜索，明天上午八时半，在学校后门集合，不知你能参加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他回答，“我肯定来。今晚我还能做什么呢？你有她姐姐在新泽西的电话吗？”

“早打过了。”

“马克，”他高声说，“我不相信会出什么事，好好休息。她肯定在什么地方乐着呢，明天上课她就会出来的。”他不是纯为安慰马克而说这话，林奈特想做什么，谁也拦不住。“你不明白。”马克嚷道，“好吧，愿我们好运。”

他搁下电话，喝了一口苦味的冻啤酒，世上本无事，洋人

自扰之。星期一上午的符号学课，林奈特会冒出来，她尖刻的提问，又会弄得教授只好开玩笑来答复。他想起她那剪得短短的头发，露出令人神往的耳朵和颈子，她说话时常伴有手势，两眼闪出迷人的光。

马克睁开眼睛，说，“我二年前刚刚见到她就被迷住了，那么端庄，婉丽。

“其实我到柏克利来读书，就是奔着这里的中国女孩子来的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喜欢电影里的东方女性。中国菜好吃，但我更喜欢到唐人街看穿旗袍的女招待，既神秘又性感。我一看到林奈特就知道她穿上旗袍一定特别美。”

马克站起来，从屋内拿出一件光闪闪的绿缎的长旗袍，上面缀满了金线的花。“这是我今年夏天送给她的。她穿着参加我父母为她举行的晚会，把整个晚会震住了，那些女人的酸劲，逗得我直乐。”

他差点笑出声来，林奈特平时一直是运动式打扮，T恤加牛仔裤，短裤特别短，还蚀几个洞，露出健美的大腿，一双半脏半旧的运动鞋。他很难想象她穿旗袍高跟鞋的样子，尤其是这么一袭富贵气象的缎旗袍。

“但她再也不肯穿第二次。她说她不喜欢按别人的需要打扮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为别人打扮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马克是那樣的无助，那遮掩不住的苦痛，连他都有点感动了。他微微地叹了一口气。在柏克利只有教授才穿西服打领带全套行头，有的教授也穿紧身裤和运动鞋上课。但马克这个学生却不愿穿着太随便。

马克又拿出一叠林奈特的照片，都是那次穿旗袍时照